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晓 宜

张亚莉 等译

女性的秘密

NÜ XING DE MI MI

中国广播出版社

女性的秘密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晓 宜、张亚莉等 译

南 祎 校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年 北京

责任编辑：倪健中

封面设计：李士英

EN 24/24

女性的秘密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晓 宜、张亚莉等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新城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54千字 7.375印张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ISBN 7 80035-113-0/B·6 定价：2.20元

译者序

本书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是一位女权运动的理论家和活动家, 当代法国文坛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存在主义运动的三位主将之一。她一生丰富的著作以及著作中表现出的锐利思想, 使她成为本世纪法国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1908年, 波伏瓦出生于巴黎一个保守的家庭, 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宗教思想的影响。可是, 从少年时代起, 波伏瓦就表现出对旧秩序的怀疑、对新思想的追求。在巴黎大学求学期间, 波伏瓦结识了让-保尔·萨特。1929年, 他们以优异成绩同时通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后来波伏瓦便成为萨特的学生和伴侣, 他们两人志同道合, 共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坛被传为佳话。从1931年起, 波伏瓦先后执教于马赛、卢昂、巴黎等地。1943年, 波伏瓦的第一部小说《女客人》的发表, 使她崭露头角。从此, 她便离开讲台, 专心从事写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波伏瓦和萨特一起积极投身于“把德国人赶出法国”的运动。战后不断参与社会进步活动。波伏瓦游历过欧洲、美洲、中东等许多国家, 1955年随萨特访问过中国。她经常以讲演、撰文、出书等各种形式发表声明, 支持第三世界。波伏瓦还

是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她一生为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8年，波伏瓦年届70，法国文化界拍摄了一部有关她的生平与思想的传记影片。对于一位当时仍然健在的文化界人士来说，这是一种殊荣。1986年4月，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巴黎逝世。

提起波伏瓦，人们往往容易把她与萨特相提并论，认为她的思想，她的作品就象她本人在生活中与萨特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诚然，波伏瓦崇拜萨特，甚至不惜为之作出牺牲；但是，波伏瓦之所以成为波伏瓦，正是由于她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正是由于她在长期探索自己的领域时，既能顺从萨特，又能与之抗争。因此，她的思想既是和萨特的共同结晶，又是她自己的创造。

波伏瓦的著作很多。她的创作前期主要是写小说，后来则专门发表思想论著；她还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文学评论，以及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旅行随笔。

与文学创作相比，波伏瓦的思想论著显得更为重要，其影响也更为巨大。这类作品很多，最著名的是1949年出版的文集《第二性》。该书奠定了波伏瓦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被认为是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宣言书。

1949年6月，本书（亦即《第二性》上卷）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该书着力从理性高度探讨女性的地位。一星期之内，2200册书销售一空。同年11月，下卷问世，该书分阶段剖析女性一生的历程。立刻又成

为畅销书。《第二性》在国际上也曾轰动一时。1953年，该书的英译本出版，发行量达200万册。在日本，该书名列畅销书榜首近一年。到目前为止，已被译成德、阿拉伯、丹麦、西班牙、希伯来、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瑞典、捷克等多种文字。现在，西蒙娜·德·波伏瓦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女权主义作家。

本书被誉为“自由女性的经典宣言”，是西方女权运动的必读书。波伏瓦在书中提出了现代社会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女性作为与男性并存的“自然人”的地位是怎样的？波伏瓦对现代女性的现有地位，对其在婚姻及母性义务中担当的角色一概提出疑问。她认为，女性与男性的差别，包括迄今为止公认的合乎情理的差别，都是荒谬的成见，是有史以来，对女性加以奴役的结果。书中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作者认为，女人一旦把自己摆到任何一个男人之下，（哪怕是自己所爱的男人），她就开始进入被奴役的状态。所以现代女性的出路是完全的独立，争取与男性完全一致的权利；要打破一切社会成见、习俗观念，以及自身的心理偏见。对此，波伏瓦身体力行，她与萨特虽然终生相随，但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义务和约束。

本书把精神分析与对社会、历史的考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揭示了数百年来强加在妇女头上的种种不平等，为她们进行反抗和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

据。

可以想象，这样一部教授不敬陈规，离经叛道的“邪”书，肯定会激怒那些标榜传统道德的人们。事实的确如此。《第二性》刚刚出版，嘻笑和谩骂便接踵而至。有人投书报刊，谴责《第二性》、“令人作呕”，“下流至极”；还有人打着“真、善、美”的旗号，写信给作者，进行侮辱和诽谤。一部作品，一部象《第二性》这样写色情、淫秽无关的作品受到如此恶意的攻击，实不多见。《第二性》问世至今已整整40年，有关这部作品的争议却仍在继续。

早在女权主义运动尚未兴起的年代里，波伏瓦就已我行我素地探讨起性自由、堕胎、卖淫、婚姻、离婚，以及工作和经济上的性别平等令人瞠目的问题，她那勇敢无畏的精神，为全世界的女性树立了榜样。

也许，现在对波伏瓦的思想下结论为时过早，但她对人类及妇女解放运动作出的贡献，则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我们应当指出，《第二性》一书前年湖南文艺出版社虽曾出版过，并引起强烈反响，但那仅仅是该书的下卷，这对广大读者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使读者对波伏瓦的思想有更深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将未曾在国内问世的《第二性》上卷部份编译出版，献给中国所有关心女性的读者。作者在书中大胆而深入地探讨了女性的人生、地位和种种

神话，着重对生物学、精神分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评判，还以相当篇幅归纳世界著名作家劳伦斯、克劳代尔、布勒东和司汤达等对女性的描述，阐述其见解，破译“女性之谜”。相信本书将给读者的生活增添一点思想的火花。

本书的一些观点与提法，我们未尽同意。编译出版此书，仅供国内读者参考阅读。参加本书编译的同志有：晓宜、张亚莉、李海龙、杨薇、程迈越、关鹰、寒冷、孙法新、沈昱、李玉。初试译笔，错误难免，敬请读者教正。

1988年4月于北京

047982

目 录

译者序	(1)
-----------	-------

第一部 命 运

第一章 生物学的启示	(1)
第二章 精神分析说	(34)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55)

第二部 神 话

第一章 幻想 恐惧 偶像	(66)
第二章 五位作家笔下的女性	(133)
第一节 蒙泰朗与厌恶的生计	(133)
第二节 劳伦斯与男性自豪	(156)
第三节 克劳代尔与君主的女仆	(170)
第四节 布勒东与诗歌	(180)
第五节 司汤达与现实的浪漫	(189)
第六节 结论	(204)
第三章 神话与现实	(210)

第一部 命 运

第一章 生物学的启示

女人？很简单，用那些惯于模式化思维的行家们的话说：她是一个子宫，一个卵巢；她是一个雌性——这个字眼足以说明她了。在男人的嘴里，女性这个称谓含有污辱之意；他对自己的动物本能却毫无羞耻可言；相反，假如有人说：“他是个男子汉！”他会显得洋洋得意。“女性”这个术语含有贬抑之意，并不是因为它强调女人的动物本能，而是因为它以性别来束缚她们的手脚；而假如这个性别在男人看来是可以轻视并充满敌意的，即便是无害的不能开口的动物，显然这是因为女人激起他心神不安的敌意。无论如何，他期望从生物学上对这种情绪加以验证。女性这个字眼在他心中产生一种萨拉班舞的意象——一个大而圆的卵巢吞食并阉割着活生生的精子；可恶而臃肿的白蚁皇后指使被奴役的男性；女性象螳螂和蜘蛛那样，忘情陶醉于情欲，拥抱并贪恋着她们的情侣；兴

奋的淫妇在山谷奔波，留下一股堕落的气味；狐狸精恬不知耻地暴露自己的阴部，然后又虚假地卖弄风情，悄然溜走；超等野兽——母老虎、母狮、母豹——贪婪地躺在男人神圣的怀抱中。女人的特点是懒惰、侈望、欺诈、愚蠢、冷漠、贪欲、凶恶、卑贱，男人就是这样描述女人的。而现实是，她不过是一个女性而已。不过，我们愿意不再胡思乱想这些陈腐的东西，可这样就立刻又出现了两个问题：女性在动物王国中意味着什么？女人所表现的女性特征是什么？

男人和女人是同一物种完成繁衍功能的两类个体，他们只能相关地加以说明。但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物种，两性的分界也并非总是清楚的。

从前，有些生物学家认为，即便是无性繁殖的物种，也需要不时通过两个个体进行遗传物质交汇来受精，达到更新该物种的活力——完成“复壮”。根据这个假设，性行为就似乎成为最复杂的生活形式所必不可少的功能。只有低级有机体可以无性繁殖，即便是这些有机体，经过一定时期，生命力也会枯竭。不过，今天这种假设已被摒弃。研究表明，在适宜的环境里，无性繁殖可以无限延续下去，而没有任何明显的退化现象，这一点在细菌和原生动物门表现得尤其突出。生物学家正在进行越来越多的大胆的单性生殖试验。在许多物种中，雄性几乎是不必要的。

两种配子——精子和卵子——的产生并不一定意味着两种不同性别的存在。事实上，卵子和精子可以由同一个个体同时产生，这通常发生在雌雄同体的物种。这样的植物和低级动物，它们的繁殖可以通过自我受精，或更为常见的交互受精。有的生物学家认为，性腺（卵巢和睾丸）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个体是对雌雄同体的一大进化。也有人把性腺的分离看作是原始的，认为雌雄同体是一种退化现象。这种或那种系统优越的说法意味着进化理论化最有争议之处。我们所能肯定的是，这两种生殖模式在自然界共同存在，两者均可胜任维持各有关物种生存的任务；配子的分离，正如产生它们的有机体一样，似乎是偶然的。因此，同一物种分离为雄性和雌性两个个体似乎只是观察到的一种难以回答的事实。

多数哲学家全然接受这种事实，而不试图做任何解释。在柏拉图的神话中，最初存在着男人、女人和雌雄同体。每个个体长着两张面孔，四只胳膊，四只脚，及两个相连的躯体。到了某个时候，两个躯体分离，从此之后，每一半躯体都在寻找各自相关的另一半躯体。后来，上帝下诏创造新人类，由不同的两半躯体配对。但这个传说所要讲的只是爱情；而两性的分离最初即已限定。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解释这种分离，因为如果物体与形态必须在所有行为中合作，也就没有必要以主动和被动原则分成两个不同的个体。因而，圣·托马斯宣称，女人是“偶然”而生；从男

性的角度讲，这可以说是一种对性行为偶然或意外的本质的解释。不过，假如黑格尔没有对此进行逻辑解释，那他就有悖于自己的理性思想。他认为，性行为是一种媒介体，通过与自己同种的另一类个体交融，主体寻求自我感受并获得了一种属于某个特殊物种的具体感受。黑格尔后来又补充说，要完成交融的过程，首先就必须有性差别。黑格尔的论点击中了性行为最重要的一点，但他的失误则总是从重要性到必然性，把重要性等同于必然性。人类通过性行为而赋予性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重要性，就象人类赋予自身履行的全部功能以意义和价值，但人类的本能中并不一定包含着性行为。梅洛-蓬蒂指出，人类生存要求我们更正我们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看法。“生存没有任何随意偶然的性质”；“它并不承认纯粹的事实，因为事实只有通过生存才能得到体现”。千真万确。可是，同样真实的是，没有特定的条件，连生存本身这一事实似乎也是不可能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严格地讲，就意味着存在着曾一度是这个世界的某个物体的躯体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并未要求这个躯体拥有这样或那样特定的结构。萨特认为，人类的真正本能由于人的局限性而为死亡所束缚。他又说，一个有限但同时又是无限的生存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假如死亡不存在于人类生活，那么人类同世界及其自身的关系将会变得一团糟——如此，“人是永恒的”这个论点的重要性看来就不过是观察到的

一个纯粹的事实而已。假如人是永恒的，那一个生存者就不再是我们所称的人。人的生命的基本情况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身后和身前罗织了无限的过去和未来，那么，似乎该物种的延续也就同个体的局限性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可以把生殖这种现象看作是深植于物种本质的。但我们必须到此为止。物种的延续并不一定需要性别差异。千真万确的是，这种差异是生存体所特有的；符合现实的对生存的描述。但同样真实的是，一个没有躯体的思想和一个永恒的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我们却可以设想一个单性生殖或雌雄同体的社会。

对于两性各自的功能，人类有许多信念。最初，这些信念并没有科学依据，仅仅是对社会神话的反映。很长时期，人们一直认为父亲对避孕无能为力——这是某些原始母系社会的普遍信念。据认为，祖先的神灵以有生命力的精子的形式进入母体。随着父系社会的出现，男性急不可待地宣称自己创造了后代。尽管仍有必要承认母亲在生儿育女方面的作用，但仅仅承认她携带并滋养由父亲独立创造的有生命力的种子。亚里士多德设想，胎儿是由精液和经血交融而成，妇女仅提供被动的物质，而男人则提供力量、活动、运动及生命的本原。希波克拉底持相似的观点，他承认有两类种子——软弱的或雌性的，强壮的或雄性的。中世纪以至近代，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一直受到推崇。直到1879年，生物学家在实验中观察到了

雄海星的精子进入雌海星的卵子，从此，两种相对应的核心配子——卵子和精子——才得到承认。1883年，比利时动物学家冯·巴尼登第一个发现了两配子在受精卵中结合的详情。

不过，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未完全被怀疑：黑格尔认为，两性必须区别开来，一方是主动的，另一方是被动的，当然女性应是被动的—方。“这样，作为分离的结果，男人成为主动的本原，而女人则成为被动的本原，因为女人的形体仍未进化完毕。”即使是在卵子已被承认是一种主动的本原之后，男人们仍竭力以精子有活力的运动来说明卵子是休眠的。今天，某些科学家却表现出一种相反的倾向。对单性生殖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使他们把精子的作用贬低为一种简单的物理化学反应物而已。实验表明，某些物种受酸刺激，甚或是被针刺一下，也会触发卵子的分裂，形成胚胎。有人以此为根本，大胆地提出雄性配子（精子）对于生殖没有用处，它至多不过是一种酵素；再进一步，或许将来某个时候，男性的合作对生殖将毫无意义——等于女人的祈祷即是矣。不过这种大胆的预期尚有待于验证，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我们验证特定的生命过程。无性繁殖和单性生殖现象似乎并不比两性繁殖带有更多或更少的根本性。我曾说过，后者并没有权利宣称自己是根本的，是优越的，但同时，又没有任何事实表明，可以追溯到任何更为根本性的机制。

因此，我们承认不存在优越原则，也不存在怀疑论，同时，我们面对着这样一种事实，即：我们尚不能提供事物本质的基础，也不能通过从试验得到的数据作任何解释；而且，我们不能把它的重要性理解为某种优越性。我们只能通过对两性行为进行现场研究，才有希望抓住它的重要性，也许这样，女性这个词汇的真正意义才会显露出来。

我并无意提出一种生活哲学；我也不介意随意在机械论同目的论者之间的争执中支持一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生物学家，都或多或少习惯于使用结论性的语言，这只是因为他们给重要现象附加上某种意义。我将采用他们的术语。在生活与意识之间，如果坚守中立，我们就可以断言，每一个生物学事实都意味着超越，每一种功能都包含着一项工程，总有什么事需要完成。我的意思也就限于此。

就大多数物种而言，生殖需要雄雌两性个体合作。他们基本上是由他们产生的配子——精子或是卵子——而分别被定义为雄性和雌性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后代的性别决定于受精时形成的染色体组合。根据各有关物种的不同，可以由雄性或雌性配子来达成这种组合。孟德尔定律表明，在遗传方面，父亲和母亲起着同等的作用。染色体含有遗传基因，卵子和精子携带相等的遗传基因。卵子内只有X染色体，而精子除含有X染色体外，还有Y染色体。假使受精是

由带X染色体的精子达成的，那受精卵将包含两个X染色体（XX），形成女性胎儿；假使带Y染色体的精子侵入卵子，那就只有一个X染色体，形成XY染色体组合（XY），新生命就是男性。

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两种配子均不能被看作优于对方；两种配子在受精卵中结合时均失去各自的个体。现在流行两种显然是错误的说法——至少在基础生物学水平上讲是这样。第一种是雌性被动说，它已被新生命产生自两种配子的结合这一事实所推翻；生命的火花不是任一性别排外的财产。正如精子核一样，卵子核是重要的活动中心。第二种说法同第一种说法相反，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共处。依照这种说法，由于雄性要素仅是一种爆炸性和昙花一现的东西，因此物种的持续就靠雌性来保证。事实上，胚胎既携带着母亲的原生质也携带着父亲的原生质，并把它们一起传递给后代，有时是雄性，有时则是雌性。这也就是说，雄性激素精子原生质一旦产生后代，都只不过是雄性或雌性个体延续的化身而已。

至此，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卵子同精子之间次要的差别，这很有意思。卵子基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滋养和保护胚胎的手段，它可以贮存营养物质，一种不具生命力的物质惰性的卵黄，胎儿借以构造自己的组织。因此，卵子的体积相对要大些，厚实，通常呈圆形。鸟蛋的体积是有目共睹的。雌性的卵子几乎是微形的，至多只有印刷体句号那么大（直径